

【002】书评 晨雾下的罪孽与哀愁 (上)

原创 忍冬自选集 忍冬自选集

2019-09-14

01:55



中秋快乐

单单提起纳博科

可能很少有人会把这个名字与《洛丽塔》挂钩

也许得益于98年影版的深入人心

或者是其敏感又特殊的情节

《洛丽塔》是一本知名度相当高的文学书籍

可惜知名度并不直接等于读者数量

也许会看完电影唯美露骨的刻画后

再去翻看亨伯特心里近乎神经质的碎碎念

便显得有些苍白累赘

脚在西方文化中时常为一种性暗示

电影中的”感官刺激“给予了《洛丽塔》知名度

也不幸地为其贴上了色情小说的标签

今天，我们来谈谈《洛丽塔》与它被忽略的文学价值



将《洛丽塔》称为”中年男子与少女“的”不伦之恋“是不恰当的。

相较于一段旖旎的往事，它更像是停留在墓碑上的一只蝴蝶，扇扇翅膀告诉你它的存在；或是缠在手指上一截柔软的丝带，苍白老旧，在夏日的黄昏下慢慢褪色。

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难以诉说，而这样一份深沉绝望的热情与突如其来的痛哭流涕，要比爱情难理解得多。

纳博科夫在书中写道：“你一定得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疯子，一个无限忧郁的人，生殖器官里有点儿烈性毒汁的泡

沫，敏感的脊椎里老是闪耀着一股特别好色的火焰，才能凭着难以形容的特征——那种轮廓微微显得有点儿狡黠的颧骨、生着汗毛的纤细的胳膊或腿以及绝望、羞愧和柔情的眼泪、使我无法罗列的其他一些标志——立刻就从身心健康的儿童中辨别出那个销魂夺魄的小精灵。”

作为这本书的读者，大概也要怀着卑微而疯狂的心思，在比摩擦手指还要平淡的激情中，看到一点点薄雾里的余温。

亨伯特初见多洛莉丝的场景



巧合与两面性

《洛丽塔》全文以第一人称叙述。

主人公，也就是叙述者亨伯特，将九至十四岁，能唤起他特殊的激情，使他神魂颠倒的女孩称为“性感少女”。而这种特殊的情结始于幼时的小情人安娜贝尔给予他的无限依恋以及死亡的打击。

当成年的亨伯特在漫长岁月里匍匐着掩盖异于常人的情欲时，他遇到了多洛莉丝——也就是洛丽塔。

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明白的巧合，被他沉默地咬碎吞下肚，却又点燃了沉寂的双眸。

“我对她的发现不过是我在饱受痛苦的过去“海边那个小公园”的必然后果。在这两件事之间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的摸索和失误，以及虚假的欢乐萌芽。她们所共同具有的一切使她们成为一个人。”

这样的巧合设置并不是落俗套的。反之，作者清楚地交代了主人公心中从哪来为何而来的执念。这样，他对于洛丽塔狂热的感情便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长年累月的寻觅和期盼。

二则，病理性的恋童癖好，符合弗洛伊德创伤理论的人物形象，从而达到了小说作品乃至阅读层面的两面性及矛盾性：在意识层面，亨伯特存在着用精神创伤为由以赢得读者同情与怜悯的嫌疑，恰好触及了精神分析与道德伦理层面的争端——“创伤是否能成为不伦的理由”；在小说表达层面，亨伯特作家的身份以及他为自己的情欲所费的笔墨，符合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家与白日梦》中提到的理论：“文学写作是欲望压抑后人为了获得满足与喜悦的表达形式的观念：艺术源于对自然的模仿，这样的模仿纯粹而无意识，与精神分析学所推崇的”人类各行为都有意识性“相反。

回到《洛丽塔》本身，文中许许多多的巧合或许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戏仿。

一种因为难度较大所以并不常见的文学手法，多被定义为一种后现代式的修辞格，指游戏式的模仿读者所熟悉的作者与作品中的词句态度、语气和思想等，从而达到讽刺或致敬的目的。

而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运用戏仿次数之多，手法之精妙，也许是这部作品撇去情节因素亦在文坛上经久不衰的原因。

下一期公众号

我将详解洛丽塔

对于经典文本与情节结构上

的双重戏仿

敬请期待。



